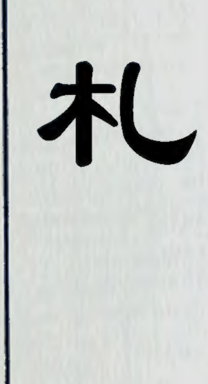


札樸

札樸卷八目

金石文字

芊子戈
商國
虘俿
銅弩機尺
銅弩機文
銅槃棓
銅鐸
銅器中有五銖錢
古鏡文
銅瓦
犢鈕
銘印
別部司馬印
石洛矦印
單癸尊印
少內印

唯字印　姿字印
曆字印　王璽羨印
武平侯印　淩江將軍印
驍騎將軍印　主爵印
唐留後印　嶧山碑
韓勑碑　韓勑後碑
孔宙碑　張遷碑
婁壽碑　衡方碑
楚相孫叔敖碑　乙瑛碑
史晨碑　史晨後碑

鄭固碑　華山廟碑
唐公房碑　孟郁堯廟碑
石門頌　楊震張壽二碑
夏承碑　孔龢碑
北海相景君碑　魏元丕碑
曹全碑　李君殘碑
造橋碑　魯峻石壁畫象
郭巨石室畫象　武祠畫象
伯瑜泣杖象　武氏石闕
漢石經魏三體石經　魏上尊號碑

魏王基碑　晉孫夫人碑
西門豹碑　高湛墓志
齊鄉黨舉孝義碑　鄭道昭摩崖二刻
小鄭公雲峯山尋舊迹摩崖
隨造橋碑

札樸第八目録終

札樸卷八

曲阜　桂馥　未谷撰

金石文字

芉子戈

顏教授崇槼藏古銅戈文曰芉子之艁戈艁古文造字尙書顧命兊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鄭注兊也和也垂也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唐韋皐鎭蜀所進兵器皆鏤定秦字不相與者造成罪名陸賜上言臣向在蜀知定秦者匠名也因此得釋馥謂芉子亦造戈人也月令物勒工名以考其誠注云勒刻也刻工名於其器或釋艁

戈爲服戈敵謂當作造又見一戈文曰衞公孫呂之告戈告即艁之省文大戴禮矛銘云造矛造矛亦可證造字

何承天上表計丁課仗凡戰士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已戈亦有銘文十數字者此則執戈人所作與匠名不同

商國

顔教授有古銅器翁閣學釋文曰愕作距末用籊商國定爲商器阮閣學謂商國爲宋國引哀九年左傳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二十四年傳孝惠娶於商爲據殺亦於

左氏得二證僖二十二年傳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昭八年傳自根牟至於商衞注云商宋地魯境接宋衞也

通鑑拓拔魏黃門侍郎崔宏曰昔商人不常厥居故兩稱殷商注云契始封於商皇甫謐曰今上洛商是也契孫相土又居商丘複謂殷之稱商據契始封至於商丘則等之成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遷相祖乙遷耿皆不爲稱號矣

慮俿

吾邑孔戸部尙任有漢建初尺文曰慮俿銅尺案魏書

地形志永安郡有驢夷縣注云二漢屬太原曰慮虒

古今注秦錢半兩徑寸二分複謂此錢十枚積尺二去其二寸則尺可準矣

銅弩機尺

余所見弩機四五具皆有尺當今工部尺二寸又半寸案潘岳射雉賦筭分銖商遠近蓋弩開幾分射及若干步皆準於尺尺盡則引滿矣隋志載十等尺而無弩尺余謂古尺可憑者惟弩尺及建初尺皆以銅作之歷久無燥溼盈縮也

銅弩機文

程君敦於西安得銅弩機有金錯隸書十二字曰右中郎將曹稅赤𣅷閒卷𨎺臂陸君繩别其金而拓以示余按弩有稱黃閒者史記李廣傳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裴駰引鄭德曰黃肩弩淵中黃朱之韋昭曰角弩色黃而體大也小司馬從韋說漢書注服虔曰黃肩弩也晉灼曰黃肩卽黃閒也大黃其大者也張衡南都賦黃閒機張劉劭趙都賦其用器則六弓四弩綠沈黃閒潘岳射雉賦捧黃閒以密殼又有稱紫閒者陸機七導操紫閒之神機審必中而後射又有稱白閒者後漢書班固傳招白閒下黃鵠章懷注云招猶舉也弩有黃閒之

名此言白間蓋弓弩之屬本或作白鵰謂鳥也下文云揄文竿出比目白間與文竿對稱定非謂鳥此云赤黑間者考工記弓人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當取此義然則稱間備五色矣卷韝臂者卷正作絭借作拳說文絭纕臂繩也纕毛晉刻本誤作攘玉篇纕收衣袖絭漢書李陵傳發連弩射單於張晏曰三十弩共一臂也又矢盡道窮士張空拳文穎曰拳弓弩拳也小顏曰拳字與絭同司馬遷傳張空拳李奇曰拳弩弓也小顏云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是手拳也文選閒居賦谿子巨黍異絭同機五臣注絭發箭處也李善注言弩絭雖異而同一機也說文冐司馬法從革作韋此韝

變由從肎又加寸說文𢨲篆文從寸寸法度也亦手也此加寸之義也肎臂謂臂𦣞也說文弩弓有臂者釋名弩其柄曰臂似人臂也謹述所聞以復陸君並質之程君

淵玉篇作㢘云弓上下曲中考工記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故書畏作威杜子春云威謂弓淵角之中央與淵相當大射儀大射正執弓以袂順左右隈注云隈弓淵也釋名簫弣之間曰淵淵宛也言宛曲也覆案鄉射禮右執簫注云簫弓末也大射儀於弓外見鏃於弣注云弣弓把也曲禮右手執簫左手承弣注

云簫弭頭也弣把中

銅梁棓

司馬舍人亶得銅器形楕圓有兩耳覩者目為羽觴案漢書音義羽觴作生雀形非此也底有隸書云漢銅梁棓重若干葢受氷稱物之器猶今天平法馬謂之梁者梁即衡也申子權衡以稱輕重漢書鄒陽傳縣衡天下如淳曰衡猶稱之衡也符子云令衡官橋而量之淮南云橋直植立而不動高誘注橋桔槔上衡也曲禮奉席如橋衡注云橋上桲槔衡上低昂說苑為機重其前輕其後命曰橋終日溉韭百區不倦周禮職方衡山爾雅

作梁山然則衡也橋也梁也其義同漢有水衡官說文水準也故以水稱物至準也桮卽栝字新唐書禮樂志張文收既定樂復鑄銅律三百六十銅斛二銅秤二銅甌十四馥謂銅甌亦以容水定輕重也淮南云窺面於槃水則圓於栝則橢萬畢術注云栝有耳此器橢有耳故知卽栝也

銅鐸

馬秋欒比部得一銅鐸修六寸三分口狹而橫侈體薄而聲濁馥以爲塔鐸也北史長孫紹遠傳初爲太常創造樂器惟黃鐘不調嘗經韓使君佛寺聞浮圖三層上

鐸鳴雅合宮調取而配奏方始克諧馥案此器非牛領所懸非司馬所執非遒人所振故知爲塔鐸也凡塔鐸皆金舌下系木片風揺木則金振故口狹

銅器中有五銖錢

銅器有柄有流蓋沃器也腹中多五銖錢小而薄觸手易碎案北史高恭之傳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筴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沈馥謂此錢似之蓋正光以前物也晉書載記石勒時掘得一鼎中有大錢三十文新唐書謂之歷錢此皆墓中物也

古鏡文

古鏡文有太平元年五月丙午字梁與遼同以太平紀年其元年五月皆無丙午世所傳漢銅帶鈎文曰六年五月丙午作西漢惟高帝景帝六年五月有丙午惠帝呂后文帝其六年五月皆無丙午安知出高景之世又一器曰景初元年五月丙午造又二器一曰建初□年五月丙午造一曰永平□年五月丙午造又漢鏡二一曰元興元年五月丙午日一曰永康元年正月丙午日案景初元年五月永康元年正月有丙午其餘漢和帝吳歸命侯晉安帝元興元年五月皆無丙午晉惠帝永康元年正月亦無丙午論衡陽燧五月丙午日中之時

銷煉五石銅鑄以爲器乃能得火搜神記亦云以五月丙午日中鑄爲陽燧吳喜志林古人鑄刀以五月丙午取純火精以協其數是則五月丙午冶家之吉日良時也又帶鉤一器無年月但紀丙午與開集唐天寶中揚州進水心鏡以五月五日午時於揚子江心鑄之白傳詩百鍊鏡鎔範非常規宿晨値處靈且奇江心波上舟中鑄五月五日日午時覈謂五月丙午與五月五日午時同意是年遇丙午則吳越春秋鑄劒所謂候天伺地也若不遇丙午亦取其利市耳薛燭所稱吉日良時雨師灑道雷公發鼓蛟龍捧爐天帝裝炭太一下觀豈眞

有是事耶白傳所稱宿晨相值安得五月五日恰逢日月合宿之會乎

翼奉曰南方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敢棨穆天子傳吉日戊午薛燭所稱吉日良時亦謂午

銅瓦

阮閣學得銅瓦文曰漢朔正殿筆爲銅瓦棨晉懷帝永嘉二年劉淵僭帝號自稱大漢淵死子聰立咸康四年李雄從弟壽潛立自號曰漢壽死子勢立瓦即此僞漢

時造其字作楷體有古格故知爲晉時物玉篇鴬郎雀字

犢鈕

史記司馬相如自著犢鼻褌韋昭曰今銅印言犢鈕此其類矣馥每見古印鈕大首無角不審何獸今知是犢

銘印

昔人言銘趣印璽案秦璽文云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漢印云申祐慶永福昌宜子孫又云永祐慶長壽康此郎銘也吾邑孔岸堂農部得一銅印文十六字云口子魚印承天德獲休祉永安寧傳無極錢唐黃小松司馬得一銅印文九字云孔少子信印大貴長壽此亦銘也子

魚少子皆表德又備一例

別部司馬印

銅印惟別部司馬極多案續漢志大將軍營五部部有軍司馬一人其別營領屬爲別部司馬

石洛侯印

同年諸城李君仁煜得漢官印於土中黃金龜鈕文曰石洛侯印李君跋云史記王子侯表石洛侯劉敬城陽頃王子元狩元年四月戊寅封漢書世系及始封月日皆合惟以石洛爲原洛劉敬爲劉敢元狩爲元鼎轉寫致異覆以印文證之原字固誤敬敢無考元狩作元鼎

漢表是也本紀元狩元年五月晦爲乙巳四月丁卯立皇太子以晦日推之則丁卯在四月下旬以丁卯推之則四月不得有戊寅矣史記誤

史記元狩元年十月乙酉封甘井侯元漢書元鼎元年七月乙酉封甘井侯光史記元狩元年十月辛卯封缾侯成漢書元鼎元年七月辛卯封缾侯成是則史記元狩漢書皆改元鼎不但石洛之封也

單祭尊印

古銅印有始樂單祭尊萬歲單祭尊冢始樂萬歲皆里名祭尊鄉官猶祭酒見困學紀聞集韻𩁹𩁹何切𩁹邦

凶惡也周禮方相氏率百隸而時難難或作單通作儺韻謂單祭尊星中主儺祭者畢儺聲相近故鼉從單聲

玉篇䰱古文儺

剛卯文云庶疫剛癉莫我敢當東京賦桃弧棘矢所發無臬飛礫雨散剛癉必斃薛注癉難也言鬼之剛而難者皆盡死也

少內印

古銅印有曰少內者漢官印也鄭注周禮天官職內云職內主入也若今之泉所入謂之少內賈疏引王氏漢官解詁小官嗇夫各擅其職謂倉庫少內嗇夫之屬各

自擅其條理所職主簿案少內與倉庫諸官印皆長而小下吏卑職不得用徑寸方印也

唯字印

古印有曰唯印者又有長年唯遲年唯留年唯少年唯長利唯此乃閒歎印如日年大年大利日利之類又有東虛唯頓上唯中里唯輸符唯此皆地名

妾字印

紀宗伯云王常集古印譜以四聲編姓氏去聲有妾姓妾乃婦人自偁猶男子印偁臣耳不是姓

膚字印

古印有⿱王⿸廣山或釋作王廣山按玉篇有嶦字印文移山
於下耳

玉璽羨字

晉書禮志太和元年洛邑掘地得玉璽文曰天子羨思
慈親按羨慕也即孺慕義

武平侯印

李君宏信出示玉印龜鈕文曰武平侯印平字反篆此為
曹魏公所上故印也文選冊魏公九錫文云今更下傳
璽其上故傳武平侯印綬李善云既下新傳命上故傳
及印綬也又見一銅印平字篆作𠀠與此印平字反書

同信按說文甯平作乎

凌江將軍印

濰縣友人遺以凌江將軍印余別見二鈕凌字並從水宋書褚叔度傳淡之自假凌江將軍字亦從水而魏書劉庫仁傳宋書蕭思話傳並作陵通鑑晉王加羅憲陵江將軍胡身之注云沈約志魏置陵江將軍爲四十號之首言欲陵駕江流以蕩平吳會也通鑑又云秦王堅以驍騎將軍呂光與凌江將軍姜飛伐西域注云凌江將軍晉文王所置以授羅憲

龍驤將軍印

余在洛陽得古銅印涂金龜鈕文曰驄驃將軍章德州封氏有北魏高湛墓誌石刻亦作驄驃六朝文字好增加偏旁無他義也

主爵印

萊州修城掘得銅印文曰主爵私符案隋書元壽授尙書主爵侍郎隋志主爵侍郎屬吏部尙書新唐書韋挺閻立本韋季武張均皆爲主爵郎中司馬希象韓休皆爲主爵員外郎蓋隋唐間印也

唐留後印

古銅印長　寸　分廣　寸　分其文單行隸體直書

八字曰右策寧州留後朱記考新唐書兵志永泰元年魚朝恩以神策軍屯苑中分左右廂遂爲天子禁軍非他軍比貞元二年改神策左右廂爲左右神策軍京畿之西多以神策軍鎭之篆印文曰右策卽以右神策軍出鎭者也舊唐書地理志武德元年改北地郡爲寧州貞觀元年置都督府篆印文曰寧州卽在京畿西北者也通鑑廣德元年以梁崇義爲山南東道節度使留後留後之名始此嗣是有以節度子弟爲留後者有叛將自稱留後者有軍士私立爲留後者亦有朝命卽以留後爲節度使者新唐書兵志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道有

大將一人曰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自高宗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及安祿山反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以功起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捨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爲留後以邀命於朝案印文曰留後卽寧州之都督府也唐時印泥非一色印文曰朱記以別於他色耳其印長而不用篆文葢非頒於朝乃自造私記也烏呼此一印也盛衰繫之唐之府兵一變而爲彍騎再變而爲留後方鎮既强京師已弱然猶有北軍宿衛朝廷所謂左右龍武軍左右

神武軍左右英武軍皆是也及魚朝恩以神策居北軍右而天子之勢孤矣又以神策鎮邊境而神策之柄重矣夫所謂留後者果皆受命於朝邪據險恃強自出號令土地人民甲兵財賦俱非天子所有甚至互相侵擊朝廷莫能制迨其後神策廢主宦官劫帝方鎮圍王師昭宗於此時始知誅宦官廢神策而已晚矣吾故曰此一印也盛衰繫之

周震甲曰新唐書方鎮表肅宗乾元二年以南山平夏部落叛詔邠寧節度使權移軍於寧州舊唐書宣帝紀五年春以白敏中為邠寧節度使六年夏以畢

誠為邠寧節度使九年春詔還邠州則節度使之在寧州也始於大中三年終於九年考通鑑七年之間膺此使者曰張君緒曰白敏中曰畢誠共三人君緒即通鑑所稱三年秋取蕭關者也舊書列傳白敏中由邠寧為四川節度使畢誠由邠寧移鎮澤潞充昭義節度使皆不言留後而三人亦非神策軍不審此印誰所造也覆案元和中王承宗反詔以吐突承璀為神策河中等道行營兵馬諸軍招討處置使此亦以神策掌外兵者也

嶧山碑

通鑑魏主至鄒山見秦始皇石刻使人排而仆之馥案此在野火之前蓋先仆而後焚也

韓勑碑

韓勑碑云復顏氏并官氏邑中繇發以尊孔心按復讀如濆井復民之復免其賦役也禮記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鄭注復除之又注王制養老云引戶校年當行復除繇繹有獎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後漢書光武紀幸南陽復田租一歲父老願賜復十年王艮傳詔復其子孫邑中繇役王沈魏書老耄須待養者年九十以上復不事家一人又云譙霸王之邦其復譙租

稅二年魏志杜畿傳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繇役魏畧
顏斐爲京兆聽吏民欲讀書者復其小徭江表傳樂從
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吳志劉繇傳有好佛者聽受道
復其他役呂蒙傳與守冢三百家復田五十頃陳武傳
初表所受賜復人得二百家潘璋傳賜田宅復客五十
家宋書嚴世期傳復其身徭役南史梁武紀詔蘭陵縣
修建二陵周回五里內居人賜復終身魏書太宗紀所
過復一年田租陳書文帝紀可蠲復丁身夫妻三年於
役不幸者復其妻子此碑蓋言復其終身且賜及邑里
也繇俗作徭說文作䌛隨從也又或作繇史記高祖常

繇咸陽應劭曰繇役也詩民亦勞止箋云繇役煩多漢書宣帝紀流人還歸毋算繇事發謂調發管子大臣篇野為原又多不發朱長春曰不發是大徭大役簡少其野多不發之衆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每被詔書調發無差漢舊儀竹使符出入徵發新序魯君命有司無得徵發單父禮記王制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注云有發謂有軍師發卒漢書嚴助傳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兒寬傳後有軍發司馬相如傳徵發巴蜀吏卒千人公孫宏傳北發渠搜顏注北則徵發於渠搜後漢書彪傳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續

漢書劉寵爲會稽太守若耶溪父老送寵曰他時吏發不已民或夜行狗吠竟夕人不得安王沈魏書不得擅興發北史和平二年詔自頃每因發調逼人假貸建德元年詔自今正調以外無妄徵發正始元年詔諸州蠲停徭役不得横有徵發魏志王脩傳自爲營壍不肯應發調英雄記張咨不應調發吳志孫堅傳術陬踖卽調發軍糧孫權傳至於發調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衆濟駱統傳每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北史魏宣武紀詔諸州蠲停徭役不得横有徵發晉陽秋劉弘爲荆州刺史每有興發手書與郡國丁寧謹密故莫不

感悅顛倒奔赴朱書沈攸之傳賦斂嚴苦徵發無度晉書何曾傳方今國家大舉新有發調凡此皆謂發之事可爲此碑作證者也

碑云𨗳桭禁壹𥿄釋以桭爲柸云音凡木名也皮可爲索又釋禁字引禮器大夫士棜禁覆按桭卽棜字玉篇棜几屬也廣韻棜無足尊也桭木名可爲箭笴蓋隸體借桭爲棜也太平御覽禁一名棜引三禮圖棜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無足漆赤中青雲畫陵若華飾禁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通局足高三寸漆赤中青雲畫陵苕華飾刻鏤其足爲褰帷之形據此

則有足為禁無足為棜與玉篇廣韻相合禮器注云棜斯禁也謂之棜者無足有似於棜或因名云爾孔疏棜是轝名故旣夕禮云設棜於東堂下注云棜今之轝也又注特牲云棜之制如今大木轝矣上有四周下無足今大夫斯禁亦無足似木轝之棜故周公制禮或因名此斯禁云棜耳是則邊⿰木衣禁壺皆禮器韓君所造者也洪氏知引棜禁而不識⿰木衣字蓋疏於借體誤以柉字當之矣碑又云雷洗湯觚爵鹿柤梪凡八器雷罍也罍作雲雷象故借雷字禮器廟堂之上罍尊在阼釋文云罍音雷潘尼釋奠頌陳罍洗於阼階之左是也湯觴也說文觶實曰觴又云觴受三升者謂之觚是也鹿角也韓詩說四升曰角

漢角里先生一作祿亦作鹿鹿角聲相近儀禮主人洗角禮記舉斝角又云宗廟之祭尊者舉觶卑者舉角是也祖卽組字皆借體變體也

顧藹吉曰廣雅盌杯也集韻音凡或作㼝甌與杇同音碑或借杇爲盌

潘岳馬汧督誄罍壺鐳瓶甒以貨之鐳卽碑之雷士冠禮尊于房戶之間兩甒有禁注云禁承尊之器也名之爲禁者因爲酒戒也士昏禮尊于室中北墉下有禁注云禁所以庪甒者

碑又云四方士仁聞君風燿敬詠其德家土仁卽士

人隸書及古文士土無別說見武氏石闕跋論語其

爲仁之本與後漢書延篤傳作人又觀過斯知仁矣

吳祐傳作人

碑側題名亢盧城子隻氏字源不收亢字金薤琳瑯

釋作元按亢郎卞字魯國有卞縣卞篆作𠆶隸作亢

俗作卞徐鉉云𢌬今作抃是也孔宙碑於亢時廱借

卞爲變

韓勑後碑

後碑云庫窒中郎吾友武君億曰窒卽室字宣十四年

左傳屨及於窒皇當爲室皇漢書坐堂皇上顏注室無

四壁曰皇是也復謂隸體從宀之字改從穴者如字窋窂寵不可枚舉論語惡果敢而窒者釋文魯讀窒爲室漢書功臣表有清簡侯室中同史記作室中徐廣曰室一作窒

晉書王浚傳及石勒登聽事浚乃走出堂皇莊十九年左傳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絰皇注云絰皇冢前闕正義云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則窒皇近於門外當是寢門闕也

孔宙碑

孔宙碑云君諱宙字季將後漢書孔融傳父伷泰山都

尉蔡晉書瑯邪武王伷字子將此與季將義同英雄記陳留孔伷字公緒別是一人以緒爲字者廣韻伷系也楚詞九辨恐余壽之弗將王注將長也以將爲字者系緒綿長之義詩湯孫之將又承系緒義季將本名伷碑作𧗳隸體相通玉篇宙或爲伷九州春秋公緒名作胄又借胄字

此碑篆額非漢法疑後人補刻碑無額者則首行有標題此碑既有標題又有篆額漢無此例篆作脩體唐宋人筆也

張遷碑

張遷碑書暨爲既且攷疑後人重書非漢刻馥案古人書石誤則仍之李翕碑時府二字本係題名之首誤接年月作大字於是題名遂無時府二小字北魏高湛墓志痛矣長離誤書離長此在銘詞之末何難改寫而亦仍之既且亦誤書不復改耳書石者不盡通人難免誤謬故華山碑遣書佐緐書銅器欵識多出工師之手碑亦備書所爲與

碑書覽作覽案婁壽碑博覽衆文督郵班碑攬生民之上摻並從臨碑作臨又臨之變也續漢書盜伏於覽下漢書陳遵傳注作覽盜隸體從監者多變從臨

韓詩外傳覽乎陰陽之交覽本或作臨

雙碑作雙隸書填滿故以三點補空

城碑作城隸體土旁加點作土又變爲士曾見銅印

文睦字土作士繆篆原與隸通

臘正之際蘘讀爲蔡蔡叔之蔡既思章帝詔云春秋

重三正愼三微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比

用冬初十月而已然則臘正非行刑時當讀爲際成

陽靈臺碑口口之際道小衰沮孔耽神祠碑初曾遭

亾新之際

婁壽碑

婁壽碑云徲𢓭衡門孔彪碑徐䀪徲𢓭徲𢓭卽栖遲遲或從尸尸古文夷字漢書揚雄傳俳佪招搖靈遲迡兮顏注遲音栖迡文夷反宋祁引張揖字詁云迡今遲徐也說文屖屖遲李翊碑棲迡不就繁陽令楊君碑徲𢓭樂志皆屖遲之變也

衡方碑

衡方碑禕隋在公案說文委下云委隨也爾雅釋訓云委委佗佗美也舍人云禕禕者心之美是舍人本作禕字

楚相孫叔敖碑

碑云楚都南郢考衞公子郢字子南是古有南郢之稱矣夢溪筆談云今郢州本謂之北郢亦非古之楚都據左傳楚成王使鬬宜申爲商公沿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沿漢至於夏口然後泝江則郢當在江上不在漢上也又在渚宮下見之則渚宮蓋在郢也楚始都丹陽在今枝江文王遷郢昭王遷都皆在今江陵境中杜預注左傳云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謝靈運鄴中集詩云南登宛郢城今江陵北十二里有紀南城卽古之郢都也又謂之南郢馥案寰宇記云荊州記云昭王十年吳通漳水灌紀南入赤湖進灌郢遂破

楚則是先攻紀南而後破郢也馥謂南郢在紀南之南杜預謂郢卽紀南未知所據

乙瑛碑

乙瑛置孔廟百石卒史碑云乙君察舉守宅除吏孔子十九世孫麟廉請置百石卒史一人隸釋以麟廉爲人名東漢無二名隸釋非是案廉卽察舉官制有廉訪使漢碑多言廉得某情是也

史晨碑

史晨碑云昔在仲尼汁光之精大帝所挺顏母毓靈承敝遭衰黑不代倉闕流應聘歎鳳不臻案倉卽蒼省艸

隋書李德林傳孟軻稱仲尼之德過於堯舜著述成帝者之事弟子備王佐之才然不代蒼泣麟歎鳳案讖書隋時猶存故所據與碑同

史晨後碑

後碑言孔瀆顏母井瀆即竇襄三十左傳自墓門之瀆入釋文瀆徐音豆傳又云乃殺子糾于生竇史記作笙瀆小宗伯大司樂注四竇即四瀆今尼山下有石竇俗稱夫子洞是也東爲顏母山有顏母莊俗呼牟莊古井在焉又有魯顏莊俗譌魯源韓勑碑稱顏氏聖舅居魯親里即此也碑言於昌平亭下立會市今昌平山隔水

與尼山對峙僖二十九年左傳舍于昌衍之上杜注魯縣東南有昌平城（疑作亭）是也碑言脩通邑中大溝韓勑碑宣抒玄汙以注水流案哀十一年左傳侯於黨氏之溝即大溝也今爲曲阜南門池武君虛谷謂畔官洪氏誤釋畔宮案前碑云飲酒畔宮此碑亦當爲宮碑作官者隸體宮官混淆北海相景君碑陰營陵竝作營陵是也

鄭固碑

鄭固碑云先是君大男孟子有楊烏之才七歲而夭案法言問神篇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

玄文注云童烏子雲之子也九齡而與楊子論玄碑稱楊烏即童烏宋書范泰傳楊烏孫玄實在弱齡文士傳桓譚坐有客爲詩曰甘羅十二楊烏九齡與碑稱楊烏同今寫子雲姓從手碑從木楊脩稱吾家子雲是子雲姓本木旁也太平御覽三百八十五引劉向疑楊雄別傳楊信字子烏雄第二子幼而聰慧雄筭玄經不會子烏令作九數而得之又疑易羝羊觸藩彌日不就子烏曰大人何不云荷戟入榛讀此始知烏是字而法言亦稱烏者猶曹孟德稱子建也漢遼西太守趙苞母爲鮮卑所得呼苞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威豪苞字也通鑑慕

容賫之子會字道通賫謂衆曰道通年少豈可當專征之任孫策母曰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魏畧署固繫廷尉見母不仰視母字謂之曰恭夏晉書衛璪母曰我不能舍仲寳去也隋書皇后忿然曰睍地伐漸不可耐睍地伐房陵王字是父母皆字其子也

桓譚新論楊子雲爲郎居長安素貧比歳亾其兩男哀痛之皆特歸葬於蜀以此困乏雄察達聖道明於死生宜不下季札然而慕怨死子不能以義割恩自令多費而致困乏

南齊書太祖本紀王絢小字童烏

華山廟碑

華山碑云延熹四年宏農太守安國亭侯汝南袁逢又云袁府君會遷京兆尹又云袁府君字周陽汝南汝陽人案後漢書侯覽傳京兆尹袁逢於旅舍閱參車云云崔寔傳寔建寧中病卒太僕袁逢備棺槨葬具靈帝紀光和元年屯騎校尉袁逢爲司空趙壹傳光和元年舉郡上計是時司徒袁逢受計司徒當作司空葢誤也荀爽傳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袁術傳術汝南汝陽人司空逢之子也術謂羣下曰吾家四世公輔章懷注云袁安爲司空子敞及京京子湯湯子逢並爲司空案延熹

四年至光和改元凡十八年逢由太守遷京兆歷太僕校尉而進司空史傳皆有明徵其卒官則執金吾也其亭侯則襲父湯爵也袁安傳湯桓帝初爲司空以豫議定策封安國亭侯食邑五百戶次子逢嗣逢字周陽以累世三公子寬厚篤信著稱於時靈帝立逢以太僕豫議增封三百戶後爲司空卒於執金吾朝廷以逢嘗爲三老特優禮之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以車騎將軍印綬加號特進謚曰宣文侯此碑前賢著錄皆不及逢余謂建碑者逢也不可畧碑云京兆尹敕監都水掾霸陵杜遷市石遣書新豐郭香察書京兆尹即逢是逢立此碑因著其世系官階於篇

華嶠後漢書袁安生蜀郡太守京京子陽太尉陽當依范書作湯陽四子長子平平弟成並早卒成弟逢逢弟隗皆爲公

王沈魏書袁紹卽逢之庶子術異母兄也出後成爲子復案魏志袁術傳術司空逢子紹之從弟也通鑑太尉袁湯三子成逢隗成生紹逢生術又云孫策與袁術書使君五世相承注云安生京京生湯湯生逢逢生術凡五代是紹術異產甚明王沈誤也

蔡邕有袁逢碑李善文選注引之

碑云武帝思登假之道登假卽陟遐韓退之黃陵廟

碑云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舜升道南方以死余謂竹書紀年帝王之歿皆曰陟陟升也謂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歿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

碑辭云資糧品物亦相瑤光案春秋運斗樞北斗七星第七曰瑤光淮南本經訓取焉而不損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由出是謂瑤光瑤光者資糧萬物者也高注瑤光謂北斗杓第七星也居中而運歷指十二辰擿起陰陽以殺生萬物也碑辭實出於此史記天

官書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
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此又高注之所本
也

唐公房碑

梁州記聟水北聟鄉山有仙人唐公房祠有碑一所廟
北有大坑碑文云是其舊宅處公房舉宅登仙故以為
坑焉山有易腸鼠一月三吐易其腸束廣微所謂唐鼠
者也博物志唐公房升仙雞犬並去惟以鼠惡不將去
鼠悔一月三出腸也毅案續漢郡國志漢中郡褒中注
云有唐公防祠神仙傳仙人李八伯者欲授唐公房仙

術乃爲作僃客

孟郁堯廟碑

成陽堯廟碑濟陰太守河南匽師孟府君諱郁字敬達後漢靈帝紀熹平六年河南孟彧爲太尉注云字叔達馥案彧郁古今字敬叔形近史譌作叔

石門頌

楊君石門頌遭㝵弗前隸釋云㝵即礙字案廣韻㝵五溉切引釋典无㝵也南史注與礙同陳書永定二年幸大莊嚴寺設無㝵大會天嘉四年設無㝵大會於太極前殿梁書大同三年幸長干寺設無礙食馥謂㝵㝵並

當依碑作㝵

梁書中大通元年輿駕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陳書永定元年詔出佛牙於杜姥宅集四部設無遮大會無遮卽無㝵遮㝵皆過止義

楊震張壽二碑

楊震碑長子牧富波矦相案東觀漢記光武封皇考姊子周均爲富波矦張壽碑遷竹邑矦相案彭城靖王子阿奴封竹邑矦

夏承碑

夏承碑藝字從幸案王元賓碑□心藝術張表碑雅藝

小李山房校刊

攸藏孔龢碑經通一欽皆從巠丁魴史晨張壽陳球張
遷景君堯廟諸碑變作非未有從幸者此葢重刻譌謬
與約紹同也說文埶艸木不生也埶當爲蓺不生當爲
才生木部槸或從蓺火部爇從蓺徐偶臣謂說文無蓺
字當從埶省聲是蓺假髯而席武安矣

孔龢碑

孔龢碑云孔子大聖則象乾坤爲漢制作韓勑碑孔子
近聖爲漢定道史晨碑臣伏念孔子乾坤所挺西狩獲
麟爲漢制作許沖表深維五經之妙皆爲漢制班固典
引贊炎上之烈精蘊孔佐之宏陳論衡程材篇董仲舒

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然則春秋漢之經孔子制作垂遺於漢春秋說云丘覽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爲漢帝制法陳敘圖錄解疑論云聖人不空生受命而制作西狩獲麟知天命去周赤帝方起麟爲周亾之異漢興之瑞公羊解詁云夫子素按圖錄知庶姓劉季當代周見薪采者獲麟知爲其出何者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然火之意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故麟爲薪采者所執西狩獲之者從東方王於西也東卯西金象也言獲者兵戈文也漢言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又云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却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

繼大亂之后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覆案碑及諸書出於中候演孔圖視大聖人之大經大法等諸後代術士作爲豈不誣哉

班彪王命論是故劉氏承堯之族氏族之世著於春秋班固漢書贊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旣衰其後有劉累范氏其後也范氏爲晉士師晉文公世出奔秦後歸於晉其處者爲劉氏賈逵上言左氏與圖讖合明劉氏爲堯後因見信用范蔚宗謂賈逵能傅會文致最差貴顯是也

北海相景君碑

景帝碑云守郡益州路遐蠻親躬伯隸釋誤為作遜讓系碑借伯為迫漢高帝以柏人為迫人聲相近也王莽傳公深辭讓迫不得已然後受詔碑意亦如此

魏元丕碑

漢涼州刺史魏元丕碑篆額歷城郭敏磐得之案隸釋存五百一十三字今存四百九十五字俗手裝背剪斷七字包郡德能字土丑倒置一字猷隸釋闕載者七字逝監類案不之軌誤釋者二字徂牧碑云僊去仕晉借僊為遷又云平原曹銖即稱字又云西羌放動餘類未斬拜涼州刺史又云蘇戎賓服干戈戢臧按後漢書桓帝紀延熹四年先

零沈氏羌與諸種羌寇并凉二州當煎羌寇武威西羌傳建寧三年燒當羌奉使貢獻今以紀傳證之於碑元丕球官當在延熹以後又案段熲傳熲被徵下獄朝廷後知爲凉州刺史郭閎所誣詔問其狀事屬延熹四年碑言訓咨羣寮惟德是與益元丕繼閎爲刺史後乃辭疾家居卒於光和四年也

曹全碑

曹全碑云巴郡朐忍令張納功德敘西嶽華山亭碑雍勑闕亦作朐忍漢地理志巴郡朐忍縣小顏音劬郡國志同晉地理志作朐䏰後漢書吳漢傳作朐䏰徐鉉說

文新附朐字云朐䏰蟲名漢中有朐䏰縣地下多此蟲因以爲名从肉句聲考其義當作潤蠢如順切䏰字云朐䏰也尺尹切三國志注引英雄記屯朐䏰裴音云上蠢下如振反戴侗六書故云蚯蚓古謂朐䏰又謂曲蟺蚯朐曲同聲䏰案玉篇肉部無朐䏰字其爲俗作無疑顏戴與碑合徐裴謬也

黄生義府曰地理志巴郡朐忍縣顏音劬郡國志亦作朐忍惟吳漢傳作朐䏰又引十三州志音蠢閏詳此爲蟲名本方言無䏰字其䏰從肉旁乃因朐字誤加耳十三州志音謁後漢注兩存之尙得闕疑之意

徐鉉竟誤作朐字附入說文又誤從孫氏音作朐加順切䏰尺尹切按嘉話錄瓊州地名朐䏰朐䏰是蚯蚓也上音屈下音忍據此則蚯蚓乃朐䏰之轉音當以顏注為定審矣

李濟翁資暇集作朐䏰李巽巖朐䏰辨引杜氏通典作朐䏰音潤蠢皆謬

碑云重親致懽曹景完案東漢多以七言作標榜語於何中為額如枯容碎軀有都膚折爪落髮有接骨問事不休賈長頭 逵 五經紛綸井大春 丹 五經縱橫周宣光 舉 五經無雙許叔重 慎 厥德仁明郭喬卿 賀

關東觥觥郭子橫 憲 關中大豪戴子高 良 後進領袖有裴秀 難經伉伉劉太常 愷 解經不窮戴侍中 憑 殿中無雙丁孝公 鴻 避世牆東王君公 德行恂恂邵伯春 訓 五經復興魯叔陵 平 道德彬彬馮仲文 豹 萬事不理問伯始 天下中庸有胡公 廣 桴鼓不鳴董少平 宣 甑中生塵范史雲 釜中生魚范萊蕪 冉 不畏強禦陳仲舉 九卿直言有陳蕃 天下模楷李元禮 膺 關西夫子楊伯起 震 說經鏗鏗楊子行 政 素車白馬繆文雅 斐 洛中雅雅有三嘏 劉粹字純嘏宏字終嘏潢字沖嘏 洛中英英荀道明 閩 殿上成羣許偉君 寔 天下清苦羊興祖 續

小李山房校刊

仕宦不已執虎子蘇則多伎多能祖孝徵珽能賦能詩
裴讓之禮士天下規矩房伯武植因師獲印周仲進福
天下俊秀王叔茂暢以官易富鄧元茂殿德行堂堂
邢子昂顯東市相斫楊阿若西市相斫楊阿若豐論
難偘偘祁聖元闕東說詩陳君期器此類不可悉舉
又立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厨諸名目互相譽揚而
黨禍遂不可救申屠嘉比之處士横議可謂有識矣
又如講義兩行得中耶明斷無雙有子公不避强禦
有次武京師楚楚袁與祖洛中翩翩祖與袁講書論
易鋒難敵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入粗

入細李普濟能賦能詩陽休之日下燦爛有裴漢五經無對有陛乂上殿不下有賀雅人中爽爽何子朗以討代戰一當萬嶷然稀言江應元盛德絶倫郄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此皆沿襲東漢之舊習者

李君殘碑

漢故李君之碑篆書有額有穿其文僅存六行闕下段李君諱昭字伯明其先富波人拜郎中遷雒陽長史換犍爲元初五年卒褚峻金石録補遺云碑在寶雞縣西二十里雍正乙卯訪得之再往不見蓋爲人所毀馥案

銘辭俩李君自非門生故吏所立其先隸富波後有遝徙故碑在寶雞世人因不見著錄遂疑其偽考漢篆多兼隸體如波作𣲖行作行假使偽作自必謹守偏旁何敢出入漢碑凡於移於鑠於我並作於此作于我更非偽筆矣

造橋碑

蜀郡屬國辛通達李仲曾造橋碑云荷杜仁又云荷賊曹掾杜仁又云荷吏代誦案荷即苛蓋稽察之吏都鄉正衛彈碑吏無荷擾之煩亦以荷爲苛

魯峻石壁畫象

晉峻畫象有鈴下有鮮明騎案通鑑庾冰至浙江蘇峻購之甚急吳鈴下卒引冰入船泝流而去又云呂布遣鈴下請紀靈等注云鈴下卒也在鈴閤之下有警至則掣鈴以呼之因以為名續漢志五百鈴下侍閤門闌部署街里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晉書楊方傳初為郡鈴下威儀程大昌續演繁露云鈴下威儀殆今典客之吏續漢志又云主縣假給辟車鮮明卒又云黃綬武官五伯文官辟車又云公以下至二千石騎吏四人皆帶劍棨戟為前行又云大使車立乘駕駟從伍佰璅弩十二人辟車四人案鮮明騎謂騎吏辟車謂頭踏孟

子行辟人可也周禮條狼氏掌執鞭以趨避注云若今卒辟車之爲也漢書辛慶忌傳慶忌性好輿馬號爲鮮明成二年左傳辟女子杜注使避君成五年左傳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釋文辟重之辟匹亦反曰辟之辟音避

郭巨石室畫象

郭巨畫象船上人持竿舉鼎繫紖兩耳分牽之一耳脫案藝文類聚引南越書熙安縣山下有神鼎天淸水澄則見刺史劉道錫嘗使人繫其耳而牽之耳脫而鼎潛旣而執紖者莫不疾耳葢尉佗之鼎覆謂此事與畫象

相類但近事不入漢畫武虛谷云水經注周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沒泗淵秦始皇時鼎見於斯水始皇使數千人沒水求之不得所謂鼎伏也亦云系而行之未出龍齒齧斷其系今畫象左旁一龍蜿蜒仰嚙其上鼎耳已折與此事合又一石諸車落水中案隱三年左傳齊鄭盟於石門鄭伯之車僨於濟杜注既盟而遇大風傳紀異也正義云車踣而入濟是風吹墜濟水非常之事覆謂畫者象此事也

孔子見老子畫象

隸續言孔子見老子畫象人物七又言老子車後一人

回首向外今觀石本共九人向外一人之後又有向內二人乃知洪所見非完本老子後一榜原無字亦非漫滅宋君葆淳云洪言中間復有一雁非雁也漢畫多以鳥獸補空如武祠畫象專諸朱明妻孝孫父其上各有鳥無鹽醜女義漿羊公其上各有獸是也

武祠畫象

武祠畫象標榜云子騫衣寒御車失棰案棰即箠猶過作檛也公羊釋文負箠本又作棰梁書何思澄傳擬莊周馬棰其文甚工陳書始興王叔陵傳出其典籤親事仍加鞭棰其字並從木又一標榜魯莊公案孫叔敖碑

疰王置酒以爲樂莊變艸爲丄 疰又變丄爲疒王純碑徹衣易疢洪氏謂卽裝字

伯瑜泣杖象

黃小松司馬拓寄韓伯瑜泣杖象案隋書梁彥先傳有滏陽人焦通事親禮闕爲從弟所訟彥先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於孔子廟於時廟中有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弱對母悲泣之象通遂感悟旣悲且媿後改過勵行卒爲善士顮謂圖畫以示觀省此可徵其效矣

伯標榜作柏案漢書人表柏益柏譽柏虎並木旁作

武氏石闕

武氏闕在嘉祥縣武宅山黃小松司馬搜得之按後漢書桓帝紀建和元年正月辛亥朔武班碑二月辛巳朔此闕三月庚戌朔葢承二月小月也綏宗名梁官從事有碑開明不詳何名官吳郡府丞見其子榮碑宣張名班官敦煌長史有碑開明之元子榮之兄也宣張卒於永嘉元年其碑先闕十日立與闕同時起工故闕文牽連及之闕云曹府君察舉孝廉卽碑州郡貪其高賢闕云除敦煌長史卽碑到官之日癘吏士哮虎之怒薄伐云云闕云士女痛傷碑亦云士女悽愴也闕文載金石錄芟及誤作云及隸釋謂開明爲其兄立闕今詳闕文

乃開明兄弟四人爲父立者若爲兄立則始公何以稱孝子乎

闕云土女癒傷又云仕濟陰皆以土爲士史晨奏銘百辟卿土鄭固碑弱冠仕郡吏孔宙碑告困致仕亦然蓋古文土士通借盟和鐘以土爲士牧敦以士爲土襄公九年左傳相土因之竹書及世本作士尙書呂刑有邦有土史記作士詩周頌保有厥士卽厥土周禮大司徒其附於刑者歸於士注云或謂歸於圜土呂覽任地篇子能吾士靖而甽浴士乎高誘注士當爲土韓勑碑四方土仁隸釋云卽士人婁壽碑太

常博杢卽博士又馬江碑仕喪儀宗靈臺碑魚師衛

仕此此則以仕為士矣

漢石經魏三體石經

范氏後漢書以三字石經為漢刻洪氏隸釋力辦其誤然襲范說者為多北史劉芳傳昔漢氏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此亦以漢為三字江式傳左中郎將陳留蔡邕采李斯曹喜之法為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又云陳留邯鄲淳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西其文蔚煥三體復宣此則以三字屬魏矣

唐書鐘傳傳彭玕嘗募求西京石經厚賜以金揚州人至相語曰十金易一筆百金償一篇篆隸釋所載漢石經未審卽玕募求者抑玕未之見耶

魏上尊號碑

魏上尊號碑云宜蒙納許以福海內欣戴之望今本隸釋作福祿之福顏氏匡謬正俗云副貳之副字本爲福從衣畐聲張平子西京賦仰福帝居東京賦順時服而設福傳寫譌舛衣轉爲示讀者便呼爲福祿之福失之遠矣馥案裴松之魏志注載獻帝冊魏王詔曰王其速陟帝位以順天人之心副朕之大願語意正與碑同漢

小李山房校刊

隸分韻屋部福字外有從衣之福注云魏臣奏蕬隸釋
元從衣寫誤也史記龜策傳邦福重寶徐廣音副尹宙
碑位不福德武榮碑爵不副德借副為福申鑒政體篇
好惡毀譽賞罰參相福也亦當從衣廣韻福敷救切衣
一福收入屋部者誤
左傳復陶釋文云復音服一音福馥謂福亦當從衣
碑云伏讀詔書於邑益甚於邑即於悒說文於鬱也
悒不安也故碑又云大夏必鬱邑於會稽之山陰王
襃聖主得賢臣頌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悒
張衡思元賦悲鬱悒其難聊楚辭心鬱悒余侘傺又

云長呼吸以於悒太史公報任安書是以獨鬱悒而
誰與語續急就篇建號垂統解鬱悒王應麟注昔之
鬱結憂悒者今皆紓解也曹植求自試表是以於悒
而竊自痛者也詩澤陂傳云悁悁猶悒悒也先鄭注
考工記蜎讀爲悁邑之悁吳質荅東阿王書乃質之
所以憤積於胸臆懷眷而悁邑者也通鑑殷仲文悒
悒不得志又宋廢帝謂左右曰我卽大位以來未嘗
戒嚴使人邑邑隋文帝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
懷歡樂不知何意翻邑然愁苦或作䬵唈謝朓辞隋
王箋岐路西東或以䬵唈

魏王基碑

武虛谷見魏王基殘碑案後漢書鄭康成傳其門人東萊王基章懷注云基字伯輿魏鎮南將軍安樂鄉侯魏志基本傳散騎常侍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元舊說而基據持元義常與抗衡云云初不言為鄭之門人基卒於景元二年年七十二其生當在初平元年鄭以建安五年卒基時十一歲即已列鄭門耶晉書景帝紀正元二年帝遣荊州刺史王基進據南頓文帝紀甘露四年夏六月分荊州置二都督王基鎮新野州泰鎮襄陽碑但云遷荊州刺史至與州泰分鎮則未

言及鄭袤傳司空王朗辟袤爲掾袤舉高陽許允扶風魯芝東萊王基朗皆命之咸至大位有重名劉毅傳同郡王基薦毅於公府太常鄭袤舉博士此二事又可補碑與本傳之闕

晉孫夫人碑

晉任城太守夫人孫氏之碑隸書在新泰縣宫山之陽額無太守姓據碑夫人在羊氏知爲羊姓碑言父位列卿封亭侯爲吏部尚書案盧毓傳毓爲吏部尚書使毓自選代乃舉阮武孫邕帝於是用邕碑又云舉侍中管寧傳侍中孫邕薦寧覆謂邕歷官與碑同疑爲夫人父

魏文帝典論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據此知邕爲濟南人碑偁濟南孫氏是也鮑勛傳帝屯陳留郡界太守孫邕見案碑言父爲勃海太守不云陳留惟此小異碑偁長沙人桓伯序伯序卽桓階階序義合故以表德本傳作伯緒張纘南征賦桓伯緒之匡濟皆借緒字碑云昔臧武仲先犯齊壯不令與已邑案左傳齊莊公將爲武仲田與之言伐晉武仲以鼠爲喻遂不與田碑指此事謚法武而不遂曰莊此莊字寫誤本作壯通鑑北周謚楊敷曰忠壯胡注引謚法武而不遂曰壯歷考漢之趙充國常惠蜀之關

羽魏之曹休桓階許褚張郃龎德徐晃文聘州泰晉之胡奮王遜北魏之楊播宋之王鎮惡卜天與劉康祖劉靈遺梁之王神念裴之橫康絢張齊曹景宗北周之崔說隋之張定和李崇馮慈明見新唐書馮元常傳唐之劉感王同皎並謚曰壯是知齊莊當爲齊壯嚴訢碑兆自楚壯謂莊姓出於楚莊王漢諱莊故改偁壯晉無所諱而碑作壯自非莊之借字矣

姚萇謚苻堅曰壯烈梁王詧卽皇帝位謚邵陵王綸曰壯武

晉士弱字莊伯當是壯伯合於退名進字之義檀弓

衙有太史柳莊漢書人表作柳壯

釋文

夫人濟南孫氏之中女也寶曰闕姬其闕四姓闕別闕族遂以爲氏父列卿光祿大夫建德亭侯以儒雅稱世濟其休夫人少有淑質純靜不闕寬仁足以容衆明敏足以辯物九歲喪母少爲父所見慈撫終喪哀毀坐不易位闕有隱括傅母之訓闕以加焉父時未闕繼室長沙人桓伯序有寡妻伏氏魏文帝以用妻之伏氏年少有國色然非所好而顧違尊闕莫之能定夫人謂父曰何不以嘗同寮辭之父意乃寤文帝

詔報闕曰生敬其人死辭其室追遠欲終遺而得道
者也父悅入謂闕曰昔臧武仲先犯齊壯不令與已
邑今我不犯尊而獲優詔同歸殊途尒闕二代伯序爲
侍中父爲侍郎此爲同寮故夫人闕二父爲勃海太守
十餘年政化大行孤寡闕六時夫人見闕二家止父令留
而謂之闕三而退雖天之道然事君不懟闕能闕六爲吏
部尚書多闕老成先帝舊臣舉闕五忘君闕三舉君爲侍
中闕四過第闕二情爲人所異皆此類也夫人在羊氏闕二
有闕度承上接下衆皆悅之任城非闕四生夫人由此
闕師孝闕二之謙勤戰戰臨深此念不闕是以舅姑嘉

其淑婉嫕娋闕其德音闕二人爲婦卌餘載言無口過闕無怨惡故也闕四慈闕五下惟詩人刑于之言瞻前闕二卒由弗違以御于家邦終始以孝聞闕二夫人之闕七二闕二子·闕期弘將闕四幸早亾子孫皆仁厚振振有麟趾之化皆闕義闕十九十二月甲申闕嗣子迅哀懷永絕闕四追惟闕十六歎曰古者鐘鼎闕二所以章君之令德也又有號謚亦闕八我先妣闕六不朽可沒而無稱哉於是乃追而闕三之辭曰奠乎文母于我夫人潛神內識闕不彌綸和樂色闕十八問日新喪雖弘多仍羅闕二十八遺孤辟踊靡及曰古闕七以告哀下並闕

西門豹碑

西門君之碑頌篆額有陰在彰德府西門豹祠內石已漫滅無立碑年歲文有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州牧宗室清河王岳案北齊書文宣紀天保元年詔封宗室高岳爲清河王岳本傳天保初進封清河郡王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州牧五年加太保碑不稱太保是在五年以前碑陰題名云散騎常侍趙郡王州都勃海高闕下案高琛封南趙郡公歿後至天統三年以子叡追贈趙郡王此碑闕處乃叡名非琛也叡傳云顯祖受禪進封爵爲南趙郡王遷散

騎常侍二年出爲定州刺史加撫軍將軍六州大都督三年加儀同三司碑不言儀同是在三年以前又一行云彭城縣開國公州都魏元鄯案元鄯魏孝莊之姪襲封彭城王天保元年降爵爲縣公以三人歷官考之碑立於天保二年也史言齊主以旱祈雨於豹祠不應毁之時爲陳永定二年在立碑以後豈祠毁而碑未仆邪

高湛墓志

同年德州封君大受有北魏高湛志石志云渤海滌人也滌與脩聲相近周禮司尊彝凡酒脩酌鄭注脩讀如滌是也郡國志勃海郡脩縣故屬信都地理志信都國

脩縣顏注脩音條周亞夫傳封條侯顏注縣在勃海地理志作蓨字其音同爾劉衡碑除蓨令詩暵其脩矣釋文云脩本或作蓨功臣表亞夫紹封脩侯顏注脩讀曰條復案地理志勃海無脩縣有脩市縣應劭音條亞夫所封乃脩縣非脩市顏不稱信都而屬勃海誤矣蓋脩縣至後漢始隸勃海故此志以滌屬勃海晉書地理志勃海有脩縣元和志云本漢條縣晉改條為脩案惟亞夫傳作條功臣表已作脩字漢蔡湛頌蕭滌而雲消蕭滌即蕭條也

志稱驃騎將軍驃字從馬余在洛陽得銅印文曰驃驤將軍章案魏書世祖紀始光二年初造新字千餘

須下遠近永爲楷式驢亦新字也

齊鄉党舉孝義碑

泗水縣有大齊鄉党舉孝義碑案姓譜後秦姚弋仲將黨耐虎吳越春秋甘蜜百黨變黨爲党金党懷英書姓亦作党鄉黨俗亦作党

鄭道昭摩崖二刻

萊州掖縣雲峯山平度天柱山俱有鄭道昭摩崖刻其父羲墓表偁曰文公案通鑑羲爲西兗州刺史在州貪鄙及卒尚書奏謚曰宣詔曰蓋棺定謚激揚清濁故何曾雖孝良史載其繆醜賈充有勞直士謂之荒公羲雖

宿有文業而治關廉清尚書何乃情違至公愆違明典謚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可贈以本官加謚曰文靈覆案表但偁文竟削靈字皇皇詔語孰不聞知豈子孫所能掩飾者哉

小鄭公雲峯山尋舊迹摩崖

北齊光州刺史鄭述祖登雲峯山尋父道昭舊迹賓僚記其事以隸書刊山光州今萊州雲峯山在城南道昭先爲光州述祖復臨其地父子有惠政州人歌之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敎猶尙同對父故偁小也碑云述祖魏大鴻臚卿北豫州刺史司空嚴祖之第三

弟仲兄豫州敬祖叔弟光州遵祖季弟北豫州順祖衆魏書鄭羲傳羲子道昭道昭子嚴祖敬祖述祖遵祖順祖悉與碑合但傳言徵祖著作佐郎不及豫州順祖太常丞不及北豫州史之闕也碑言隨父時年始十一及爲光州指雲峯山曰此山是先君所名其中大有舊迹遂率僚佐同往對碣觀文發聲哽塞臨碑省字與言淚下次至兩處石詩之所對之號仰哀纏左右悲感傍人北齊書本傳云初父爲光州於城南小山起齋亭刻石爲記述祖時年九歲及爲刺史往尋舊迹得一破石有銘云中岳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之嗚咽悲動

羣僚馥嘗登雲峯山見白雲堂舊址在山陰大石板上惟破石不復見所謂對碣臨碑謂破石也碑又言石詩年久賓從莫識公曰當是與道俗十餘人論經書者馥案山有五言詩二石一觀海一論經俱在白雲堂北所謂兩處石詩也碑又言此處名曰山門左闕上有九仙之名馥案山有大書三處一曰雲峯山之左闕也一曰鄭道昭之山門也一曰此山有九仙之名卽碑所云也碑又言山南卌里有天柱山亦是先君所號山陽先有碑碣東北一十二里大基山四峯之上鐫記不少馥案天柱山在平度州有道昭刻其父墓表後復刻於雲峯

小李山房校刊

山偁先刻爲上碑後刻爲下碑大基山今名道士谷道昭曾爲道士服來往其間述祖披鹿皮裘從游州人呼爲道士郎君碑又云雅好琴文本傳偁其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是也碑又云滄瀛冀趙懷兗行正得十州刺史案北史云前後行瀛殷冀滄趙定六州事正除懷兗光三州刺史又重行殷懷趙三州刺史此皆可補本傳之闕也

釋文

大齊河清三年五月廿四日使持節都督光州諸軍事闕州大將軍儀同三司光州刺史鄭述祖字恭文

即魏鎮北將軍祕書監靑光相三州刺史文恭公滎陽道昭之子魏大鴻臚卿北豫州刺史司空闕二殿祖之第三弟先君之臨此州也公與仲兄豫州敬祖叔弟光州遵祖季弟北豫州順祖同至此鎮於時公年始十一雅好琴文登山臨海未嘗不從常披鹿皮裘于此州人士呼爲道士郎君及長官歷司徒左長史再履尙書三爲侍中滄瀛冀趙懷兗行正得此十州刺史公之所撫莫非大蕃言及光部恒所欽羨只爲前蹤誠所願也便以此夏斯願方遂忻慰登塗若歸桑梓入境歎曰吾自幼游此至今五十二年昔同至

者今番一齊落昨吾一人重得來耳於是悽感殆不自勝因南眺諸嶺指雲峯山曰此山是先君所名其中大有舊迹未幾遂率僚佐同往游焉對碣觀文發聲哽塞臨碑省字興言淚下次至兩處石詩之所對之號仰彌深彌慟哀纏左右悲感傍人雖復曾閔之誠詎能過也但石詩年久字皆攤落寡從尋省莫能識之公乃曰此時吾雖幼小略嘗記闕此當是與道俗十餘人論經書者遂口搯百餘言諸人聞此乃共披拂從首及末無一訛舛父之方昇于此此處名曰山門左闕仍仰觀斯峯曰此上應有九仙之名卽遣登

尋果如所說此山正南卌里有天柱山者亦是先君所號以其孤上干雲傍無峽巘因以名之其山上之陽先有碑碣東闕石室亦有銘焉從此東北一十二里大基山中復有雲居館者亦是先君所立其四峯之上鐫記不少悉有誌錄殊復可觀今因游此二闕彼竟與共考闕迹永二闕没者矣

隨造橋碑

隨開皇六年兗州高平縣石裏村仲思那等四十八造橋之碑水經注泗水又南逕高平縣故城西洸水注之案高平故城在今鄒縣南石裏村在縣西南五十里村

臨白馬河即洸水此碑爲洸水造橋也碑言滿佛而坎謂碑首多深刻佛像而卽滿字漏謂佛身彫鏤通透月令其器疏以達鄭注器疏者刻鏤之象碑又云剋已精誠決尸毗之救鴿案洛陽伽藍記惠生西行七日渡大水至如來爲尸毗王救鴿之處吳越錢忠懿王金涂塔鏤尸毗王割肉飼鷹救鴿像卽此事也

札樸卷八

山陰　李信